

插架闲谭

庭坚“蒲城道”
或为蒲城店

◎刘玉美(河南平顶山)

黄庭坚的诗以冷峻峭出。近期集注黄庭坚在叶诗,至《蒲城道中寄怀伯氏》时心生疑惑。黄庭坚诗集原注注:“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载:河南道开封府长垣县东北十里有蒲城。”这条注释,多本袭用。

这首诗是黄庭坚于熙宁四年(公元1071年)在叶县所作,时庭坚任叶县尉,掌治安捕盗之事,怎么能跑到长垣蒲城越俎代庖行使公事?同时,山谷在《睡起二首》自注云:“时蒲城佚盗郡以校见督。”

带着这个疑问,笔者查阅了部分史志。据《叶县志》:“蒲城村在县东北二十五里。”又,“蒲王城:在县东北蒲城保。东晋时蒲洪所筑。”郦道元《水经注》“汝水”条下记:“湛水又东南径蒲城北。京相璠曰:昆阳县北蒲城,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。”《魏书》“地形志”下亦有记:汉广郡高阳县,“有东、西二蒲城。”关于汉广郡,《襄县志》记载: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(公元487年),析襄城之首山,高阳山(即孟良山)以南至湛水设高阳县,隶属汉广郡。《叶县志》亦记:“北齐又析置汝坟县,复于汝坟县置汉广郡,始徙县治于昆阳。”

黄庭坚在《蒲城道中寄怀伯氏》中云:“北征无百里,日力不暇给。”若“蒲城道”为原注注中的“河南道开封府长垣县蒲城”的“蒲城道”,即今河南新乡市长垣县蒲城,距叶县已在200公里之外,实与诗中“无百里”相差甚远;而叶县蒲城,距县邑仅二十五里,与“无百里”相吻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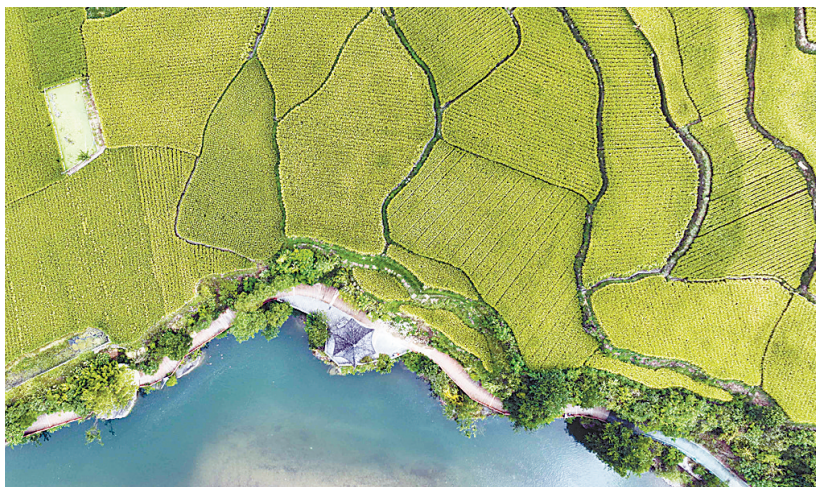
笔者以为,黄庭坚不至于四五百里与二十五里“傻傻分不清”。原注注“开封府长垣县东北十里有蒲城”或有误,“蒲城”应为今叶县蒲城,遗址位于叶县北二十五里,今平顶山市区东部的蒲城店村。2004年9月初,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已对蒲城店遗址进行了发掘,亦可佐证。

勤向窗前读,诗书趁年华。当我们从书中找到答案,破解了困扰心头的疑云时,心情便会豁然开朗,日子也便在一页页书香中找到了它的意义。

稿约

插架三万牙签重,此身愿为书蠹虫。挑灯夜读,闲时开卷,或可成就一段放牧心灵的时光。《平顶山晚报》推出的《插架闲谭》栏目,所刊文章为千字之内随笔、读书札记、文史故事等,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。

投稿邮箱:wbk@pdsxw.com。



田园如画

杨楹 摄

孟婆汤

◎盛琪然(浙江金华)

母亲坐在床沿上,双手使劲地揉搓着衣服的一角,眼神里透露出无奈,就好像在幼儿园里迷路的小朋友。我站着,问她,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?母亲乖巧地点了点头,小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。我从心里出了一口气,又紧接着问,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?她又乖巧地点了点头,温柔地说,你是我女儿。说完抿了抿嘴,她又说:“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啊……我又不知道我是谁了,你告诉我我是谁好不好?”

她就像一个小孩子,一个失落无助、渴望一个怀抱的小孩。

一股紧张、不安涌上心头,我突然想起龙应台写的《胭脂》:“她垂下眼睛,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,两手交握,放在膝上,像个听话的小学生。”

就像我现在经历的一样。

小脑萎缩是医生最后给出的答案。鼻子里辛辣地疼,泪也不争气地含在眼眶。母亲明明还只是一个中年妇女,这样的病,在老年人身上才最为常见。

夜晚的风带来凉意,吹起墨绿色的窗帘。

母亲依然沿床而坐,只是这次多了几分坦然。“琳,如果妈妈有一天把你都给忘了,怎么办?”

怎么办?

沉默之外,依然是沉默。这个问题盘旋在头顶,像一张巨大的黑色的网,把我牢牢地罩住。

“没事的妈,小病,肯定会好的。”

从没有像那几天的夜晚那样难熬过。望着雕刻着花纹的天花板,想起小时候。母亲的手、纸风琴,甚至还有握在手里的钢镚儿。那是我得了一朵小红花母亲给的奖励。天花板上,那藤蔓长啊长,穿进太阳,洒下一片阴凉。

母亲的房间虚掩着,透露出点点微光。我屏住呼吸推开门。台灯下的母亲拿着自己脑CT,就那样盯着,一动不动。她的肩膀微微地颤抖着。我终于体会到了成年人的崩溃:有家,有孩子,有父母,怎么可以倒下!

母亲哭着给外婆打了电话,电话那头,外婆说,囡囡,回趟家吧。

一家人坐在回外婆家的车上。父亲开着车,车里的CD放着

母亲那个年代的音乐,我望着窗外,突然感觉光阴好美好,就像一部电影一样,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闪过。好想永远停留在这里,如果可以永远待在这里就好了,看尽风轻云淡,云卷云舒,没有顾虑,看完人生的整部电影。

母亲坐在副驾驶上,唇上抹了一点颜色,肤色白里透红。

透过车子的后视镜,我悄悄地注视着她,从来没有感觉母亲是那样地迷人过。她那样安静,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般。到了外婆家,还是照样问好,照样各自干着各自的事情,嘘寒问暖,家长里短。

外婆的白发增添了一根又一根,炉灶上煮着一味药。外婆说,这味药就好像孟婆汤一样,喝完了可以忘却一切烦恼,一切从头开始。

我相信它是真的。

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气泡,外婆一勺一勺舀起药汁,装到一个小瓷碗里,招手让母亲坐下。在一双双眼睛地注视下,母亲一口一口地喝着碗里的汤汁,眉头慢慢地舒展开来。

回家的路上,一身的轻松,月儿弯弯,穿过树丛,走过绿荫。远方的灯火闪亮着光,我知道,我一直行走在路上。家人的温暖和关怀,是可以让你瞬间泪眼婆娑的。我紧紧握着母亲的手,紧紧地,一刻也不想松开。好想就这样牵着她的手,让自己长大,陪着她变老,一起走向永远。

永远的永远,一定是爱吧。

母亲现在已经全痊愈了,她会为我的事情烦恼,也会为生活的琐碎小事而担心,我相信一定是那碗倾注了所有爱的孟婆汤的缘故。

龙应台在《天长地久——给美君的信》中写道:“此生唯一能给的,只有陪伴。而且,就在当下,因为,人走,茶凉,缘灭,生命从不等候。”

我也想说:只有牵住她的手,一路上有爱,才不会害怕,才可以到永远。

百姓纪事

家访

◎张志立(河南平顶山)

走着走着,又到了秋季开学时,看着门口拉着孩子来报名的家长,忽然想起自己做老师时的一次家访。

尽管是不在编的村聘教师,但我自认为对待工作是认真的。这个学生叫刘建军,东澧村人。东澧村又叫东岭,在我们老家村子的东边。以出勤率论,刘建军不算是个省心的孩子: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说不见人就没了。我想找他家长谈谈,可我们不在一个村子,不知道他家长叫什么,更不知道他家的具体位置。

这就需要一次家访了。

家访放在晚上,有空。为了抄近路,我出村翻了一道沟。这道沟一人多深,沟底没有草,坡度也不是十分陡,已经被许多人踩出了一条小路。秋风萧瑟的夜里,那条小路依稀可见,就像是沟底铺了一溜袋子。走在上面,坚硬的路面把脚板撞击得生疼。

出沟穿过打麦场,走上一条七八米宽的石子路10分钟后,刘建军所在的村就在前面那条东西向的土岭上。进村遇见人一问,乡亲都说“往东走”。

又走了一里多地,快要出村时,又有一名村民给我指了一个路南没有院墙的农户家。

推开用树枝铁丝拧就的栅栏门,院内灶棚一盏昏黄的油灯下,刘建军一手拿着语文课本,一手往灶台里填柴。火苗舔着锅底,把他的小脸映衬得与火光一样红。

难道就他一个人在家吗?我突然想起领导有交代,这个学生比较特殊,不是一般的特殊。

脚步声惊醒了他,他惊愕地看着我,笑了。

确认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后,有几次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。也许不问,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。我判断,也许大多数时候,就是他一个人在家。因为水开以后,他不在玉米糝里兑点水下锅,而是把玉米糝扬起来,边扬边搅,锅中竟然没有玉米糝疙瘩,一看就是做饭老手。

趁等饭凉的空儿,我为他补了落下的课。向他告别的时候,我发誓,以后绝不会为他旷课、迟到吵他了,因为他已经做得很好了。

后来,我离开了老家那所村办小学并辗转多地,从此与刘建军失去了联系,但他那被灶膛内的火光映红的小脸,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,特别是面对困境时。

许多时候,都是老师在教学生。然而有的时候,学生其实也是老师。

